

武漢肺炎潛伏特性或非偶然

文 | 大獵甫
圖 | Getty Images

豬、鼠年交替的這段時間，沒有甚麼事比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井噴式爆發，更牽動人心的了。從1月1日當局約談8名「造謠者」，到1月23日武漢封城，局勢的急轉，快得讓人驚心。隨著時間的推進，武漢市、湖北省、中國先後失陷，淪為疫區；世界各國也因開始的不明情勢而紛紛失守，感染國、感染人數與日俱增。

令人驚恐的是，這種新型冠狀病毒的可怕之處，在於其「潛伏」的特性、一傳多的特性、「長期隱蔽」的策略、利用外在條件發展壯大的特性……新型冠狀病毒雖然是新的，但把這種病毒的種種特性擺出來看，總感覺似曾相識，其特點似乎並不新穎。認真搜索記憶庫，赫然發現，新型冠狀病毒似乎完全複製了近百年來共產紅色病毒的各種手段。這些相似只是偶然，還是造化弄人，讓我們從中悟到？

這個問題似乎有些玄奧，讓我們先來對比一下新型冠狀病毒與共產紅色病毒的相似之處。

長期隱蔽 積蓄力量

1936年「西安事變」之後，中國共產黨從即將被剿滅的死亡線上逃脫出來，搖身一變成了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，說是「共赴國難」，實際上，中共高層發給基層軍隊的所有電報指示都是「不打敵軍」，要求他們暗中發展力量，這種策略叫做「長期隱蔽、積蓄力量」。

如今武漢肺炎也顯示出這一策略特徵，其潛伏期長達14天。並可以在感染者毫無症狀的情況下悄悄的傳染給更多的人，讓政府、專家、民眾都感到防不勝防。

誠如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前主管弗里登(Thomas R.Frieden)表示：「武漢肺炎病毒能被控制的可能性越來越小。」東英吉利大學諾里奇醫學院的教授亨特(Paul Hunter)說，如果武漢肺炎可以在潛伏期廣泛傳播，就非常可怕。

新型冠狀病毒這種「長期隱蔽、積蓄力量」的特徵，確實是最讓人們談虎色變的一點，因為病毒在長期隱蔽的過程中，規模力量會大大增強，美國專家的模型推斷，新型冠狀病毒年將於18個月間奪取6500萬人的生命。我們希望實際數字遠小於這個預估數字，可



即便小到是這個模型推斷的十分之一、百分之一，也將是不小的規模，為65~650萬人的死亡量。

依靠宿主 製造隊伍

此次的新型冠狀病毒是一種RNA病毒，RNA病毒是在宿主體內，依靠宿主的生命物質來生產其所需要的如蛋白等所有的東西，繁衍、製造出更多病毒。

依靠宿主製造隊伍，這一點與當年中國共產黨寄生在中國國民黨體內的情況又十分類似。比如斯大林就把中國國民黨比作是一只「檸檬」，國際共產黨人不妨將之一擠再擠，擠乾之後則可信手拋棄。

從中共已公布的大量文件來看，中共確實是把國民黨當作宿主，如《中共中央關於工人運動文件選編》中寫到：「我們應竭力設法到國民黨的工人部裡去工作，以便藉此改造國民黨之工會為階級鬥爭的工會。」

歷史走過的著名實例更多。如黃埔軍校成立之初，即有周恩來、葉劍英、譚代英、包惠僧等中共黨員，在校中充任要職，利用黃埔軍校的資源發展共產黨隊伍。北伐開始後，中共便大肆分化國民革命軍，把可能的勢力拉為己用，在武漢漢口等地，中共更發動大規模工人運動，試圖把國民政府轄區染紅。

趁火打劫 藉機坐大

眾所周知，中共當年在國軍的五次圍剿下，即將被撲滅，楊虎城、張學良發動「西安事變」，給共產病毒留下了日後傳播的病原種。如果沒有接下來的日本侵華，中共也不可能趁火打劫、藉機坐大，在

日本侵華這個外因的促使下，中共由1936年底，僅存不足2萬人馬，發展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時，正規軍達91萬人，民團超過220萬人，裹挾19省9550萬民眾。

看看如今的武漢肺炎，如果沒有政府早期的隱瞞、瀆職，很可能在早期就能被圍剿、消滅掉。而當局的隱瞞、嚴格的信息封鎖和輿論管控，就如同當年日本侵華給了中共壯大的機會一般，新型冠狀病毒正是藉助當局的封鎖管控急速坐大，最終擴散全中國，並蔓延到世界其他國家，其勢力越來越龐大，越來越不可控。如果病毒會說話，不知它們最想感謝的會不會是「黨中央」？

超級臥底 超級傳播者

回溯中國共產黨從創始、立足到發展壯大，其非常隱密的第二條戰線，或者說是第五縱隊始終存在，並發揮著非同一般的作用。中共特務數量的龐大是其優勢的一方面，但更重要的是那些超級臥底，他們在國民黨中身居高位，掌握實權，並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不為大眾所知，卻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。

比如：中華民國國防部作戰廳廳長郭汝瑰，在3年國共戰爭期間，不僅直接參與制定多項作戰計畫，更把國軍重點進攻山東計畫、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、大別山國軍調度計畫、解圍兗州計畫、解圍長春計畫、江防計畫、國軍在武漢、陝甘、西南等地區的兵力配備序列，密送給中共。

又如：潛伏在國府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將軍身邊的著名共

諜熊向暉，偷竊機密軍事情報以致胡宗南部精銳10萬大軍消亡。另外，如：身居國防部參謀次長高位的劉斐，中將級別將領、第三級靖區副司令張克俠等人都是超級臥底，在國軍內部，發揮著不斷把國軍往共軍「口」中輸送的功能。

如中共超級臥底一般，新型冠狀病毒的超級傳播者效力也相當驚人。1月底，一名超級傳播者傳染了15名武漢協和醫院醫護人員的事情，讓醫界感到事態的嚴重。其實，如果是超級傳播者，這名患者又怎麼會僅僅傳染15名醫護人員？其傳染的其他民眾有多少？當局雖未披露，或許也未調查，但讓人細思極恐。

香港大學醫學院的梁卓偉告訴公眾：「至關重要的是，公共衛生部門必須在非常早的階段就識別出超級傳播的事件。」「這是非常罕見的，但會導致災難性的後果。」

明尼蘇達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流行病學家邁克爾·奧斯特霍爾姆(Michael Osterholm)教授指出更重要的一點，除了傳染了15名醫護人員的那名病人外，可能還有更多的新型冠狀病毒超級傳播者。他解釋說，有一個超級傳播者，那就意味著將會有更多的超級傳播者。

地廣人多 衝向世界

這次武漢肺炎得以迅速傳播，一方面是由於它與SARS病毒線式傳播的模式不同，其面式傳播更具效率；另一方面，它確實利用了兩次跳板，達到規模效應。

第一次是利用武漢1400萬人口的城市規模，和武漢「九省通

衢」的地理特點；第二次就是利用中國地廣人多，以及現代交通的便捷，達成在武漢市內發酵，蔓延全國，衝向世界的結果。

這一點，又與共產紅色病毒利用中國地廣人多，衝向世界的手段類似。當年共產主義在中國奪權，讓東南亞的每個國家都不安地意識到，在他們當中存在著一支潛在的中共的第五縱隊。1960年代初，中共曾大力扶植印尼共產黨，印尼共黨員一度超過200萬。當時周恩來在國際上說，印尼這麼多華僑，可以使東南亞一夜改色。

從1949年到如今的70多年間，人們發現，共產紅色病毒早已衝出亞洲，走向世界，就連自由世界的超級大國——美國，都需要川普要公開喊出「美國永遠不會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」，而這喊話的背後，是美國面臨的外在紅色病毒進攻，和內在極端左派把美國帶往社會主義方向的現實。

種瓜得瓜 種豆得豆

中國有句古語叫：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。」看似簡單的事實，其實蘊藏著因果的天機。如果說共產紅色病毒是因，新型冠狀病毒是果，從個人層面來說，那我們如果拒絕共產紅色病毒，是否將不會感染新型冠狀病毒，或者新型冠狀病毒不會危及我們的生命？從國家層面來說，如果國家拒絕共產紅色病毒，那麼國民的這場大難是否從一開始就不會發生，或者現在當局亡羊補牢，現在拒絕共產紅色病毒，可以切實使政府產生正面效率，降低災難的影響？從世界層面來說，如果世界拒絕共產紅色病毒，是否世界也不會面臨這種現狀？

世事的發生都非偶然，這場災難中，天道究竟要讓我們在這其中明白甚麼？是否是讓我們從新型冠狀病毒的短期爆發，以致終結中，觀察、比較、反思共產紅色病毒長達百年的危害，從中醒悟？

這場武漢肺炎的發生，其實也讓我們看到人類所信仰的科學，比如：醫學，其實還只能追隨著病毒的腳步去研究，卻達不到防患於未然，或者是及時採取治療措施的程度。雖然目前民主國家講思想的包容，可在科學的很多領域，卻不能對「天人合一」等思想進行包容，而是進行排斥，從而侷限了人的思想、視野，以及科技原本可以走的更多道路。如果我們在科學領域的思維構架上也能更加包容，是否會有更寬廣的科學道路展現出來？我想，很多事情都是值得反思的。

神韻交響樂 改寫一個新時代的交響樂定義

文 | 趙曉慧

神韻交響樂，改寫一個新時代的交響樂定義。

越聽越是發現「神韻」深藏的創意、創舉，回味無窮，因為每一次回味總是發現新的驚喜，燦若繁星。

(一) 神韻的樂曲是「神曲」

「神韻」近年來的作曲，都是由藝術總監親自譜寫。作曲，是「神韻」交響樂最了不起的地方！

「神韻」的曲子多屬敘事曲，但很少能像「神韻」這樣，表現出清楚的「畫面感」。

無論是天國世界的眾神聚集，人間氣勢恢宏的一代帝王傳奇，塞外蒙古人熱情款待客人，江南貴族門第的豆蔻閨秀們起舞嬉鬧，或者單純只是描述一片風光明媚的田園景色，總是栩栩如生，活靈活現。

而且，彷彿是來自那個年代背景的人，才能夠寫出古意原味，絕不是現代人靠想像力隔靴搔癢。

「神韻」的樂曲，是用音樂寫成的古詩。

儘管「神韻」的樂曲僅是短短三、四分鐘，但一則清楚的故事，透過不同的樂句組合而成，起承轉合的結構很分明。

例如：《貞觀朝聖》是描述唐太宗的一生，從秦王破陣、登基即位、北滅突厥、接受西域朝貢使臣朝拜、莊嚴祭天，曲子描述得很清楚。

每一首曲，就像是一首四言或七言絕句的古詩，簡潔但很有韻味，織理綿密而多重。有時候只是幾個音符而已，但卻蘊含一種強烈的情緒或涵意。

藝術總監的作曲，有一種我從來沒感受過的「大自在」，他彷彿可以任意穿梭在五千年任何時空、朝代、族裔，對古今中外的一切瞭若指掌，不受任何框限制約。

五千年文明無論哪一個朝代、歷史故事，寫曲的題材總是信手拈來、隨心所欲。無論哪一種曲風，都能輕鬆駕馭、揮灑自如。

無論曲子或長或短，整體結構很龐大、複雜、華麗，內裡蘊含許多綿密的細節，有虛實對比、對稱、對話的正統美感，起承轉合很順暢，整首曲子就是一個「圓」字。

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五千年文明，都完美濃縮在「神韻」的每一首曲子裡。想來想去，只有用「神曲」二字來形容我感受到的震撼。

(二) 技巧高超的創意

相較一般熟為人知的交響樂團，「神韻」的樂隊編制、樂器種類、配器方式，都有嶄新的創意。

「神韻」似乎是加強了中低音，低音大提琴的數量多達八支，銅管聲部的法國號、長號、低音長號經常擔任主奏，這表現了天神下世、皇朝盛世、金戈鐵騎的波瀾壯闊。除了中低音，中國樂器增加二

支琵琶、三把二胡，增色一般西洋管絃樂團沒有的細膩、靈巧。

「神韻」加強了中低音、細膩度，音域的表現較傳統交響樂團更深、更廣，讓音樂的表情有無限的可能。變化萬千、包羅萬象、剛柔並濟，「大弦嘈嘈如急雨，小弦切切如私語，嘈嘈切切錯雜彈，大珠小珠落玉盤」。

另一方面，三把二胡擔任獨奏，由管絃樂團擔任協奏，這種全新的組合，也只有「神韻」裡看得到。

(三) 驚人的和諧度

中國樂器因為特性強烈，並不適合大合奏，但「神韻」的中國樂器合奏卻能有驚人的和諧度。

以三把二胡擔任獨奏為例，使用拋弓、左手撥弦、右手連弓等高難度技法，又是快板，但三把二胡的琴音卻聽起來像是一把，技巧之高超，令人佩服！

在2016年描述元朝開國皇帝忽必烈的〈大汗〉，幾十支提琴一

起大合奏時，音色整齊到也像是一把巨大的提琴，太驚人了！

「神韻」交響樂的音色，也有罕見的純淨度及溫暖，從頭至尾聽起來始終很舒服，表現氣勢時不會有壓迫感，表現細膩時不至於纖弱。

(四) 指揮的功力頂尖

「神韻」的指揮家，我最佩服的是精準度。對每一首樂曲的表現重點掌握精準，演奏家如何詮釋樂曲的情緒、力度，幾十支樂器整體大合奏，或是不同聲部的樂器之間在短短幾秒內迅速輪替、轉換，指揮家都拿捏得非常精準。

另外，指揮家的表情總是很愉悅、樂在其中，甚至隨著「神韻」的樂曲開心舞動，安可曲時，臺上、臺下打成一片，這也是很不一樣的特色。

(五) 結論

一位「神韻」的樂迷形容得好：「天無神韻，萬古如長夜。」